

烟火藏风骨 粉香载文脉

——桂林米粉里的抗战记忆与城市情怀

□本报记者张苑 文/摄

烟火藏风骨，滋味载流年。一碗桂林米粉，是流淌在桂林人血脉里的市井烟火，是这座城市千百年来不变的日常开篇，更是解锁城市记忆的“味觉密码”。

1938年至1944年，桂林成为汇聚文化名流的抗战文化名城。短短数年间，上千位文化名人奔赴于此。在那段物资匮乏、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一碗热腾腾的桂林米粉悄然串联起无数“文化战士”的生活轨迹：欧阳予倩等戏剧人筹备西南剧展的日夜，以一碗米粉果腹蓄力；田汉带领新中国剧社打磨剧目，自掏腰包请演员吃上一碗马肉米粉，在粉香中凝聚创作力量；茅盾执笔《霜叶红似二月花》时，米粉店老板暖心赊粉，以市井善意守护文墨初心……

从街头巷尾的寻常滋味，到文化志士的温饱慰藉，桂林米粉超越了食物本身，成为峥嵘岁月里砥砺民族气节的精神注脚，凝聚人心的温暖纽带，更化作桂林最鲜活活动的城市记忆。

一碗米粉唤醒一段桂林抗战记忆

2025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阵地》中，有一幕充满烟火气的场景，让桂林米粉与抗战记忆再次交织。

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带着儿子走进了桂林街头的一家米粉店。“米粉，来两碗！”李克农用桂林话说道。李克农一边嗦粉，一边和儿子讨论起各地名小吃，比如上海的生煎、重庆的抄手、桂林的米粉……他问儿子：“哪个最好吃？”儿子兴奋地回答：“我觉得都好吃！”

一碗桂林米粉，勾勒出烽火岁月的从容。让许多观众在荧幕前感受到，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桂林的市井烟火依旧温暖，中国人的生活底气从未消散。

1938年至1944年，对于桂林来说具有非凡意义。那时的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山水秀美的桂林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着那场关乎民族兴亡的战斗。这里少了硝烟和炮火，却激情上演着抗战戏剧，高唱着抗日战歌，整座城市萦绕着油墨清香和琅琅书声。那时，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等上千名文化人汇聚桂林，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举办西南剧展、组织文艺演出、出版发行书刊……以文艺的方式，为抗战讴歌、呐喊，桂林也因此有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抗战文化城”。那是属于桂林的高光记忆。

而在那段烽火连天的特殊岁月里，桂林米粉以市井烟火独有的温度，抚慰着颠沛流离的心灵，安放异乡游子的乡愁。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志士在嗦粉的烟火气息里卸下疲惫、凝聚心声，于一碗寻常米粉中找到归属感，让文化抗战的满腔热血，与市井生活的脉脉温情，在桂林的街巷间相融相依、共生共鸣。

一碗米粉滋养一场戏剧盛事

“排练、演出、散场，剧组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米粉，可以说，桂林的戏剧活动，简直就是靠桂林米粉滋养的。”桂林籍文史专家与作家林志捷在其所著《半壁民国一碗粉》一书中，道出了桂林米粉与西南剧展的深厚联结。

说起西南剧展，这是抗战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桂林作为“抗战文化城”的标志性文化事件。1944年2月至5月，在欧阳予倩、田汉等文化名人的发起下，西南五省33个剧团近千名戏剧工作者齐聚桂林，历时90余天，演出170余场，还举办了戏剧工作者大会与各类戏剧资料展览，无数戏剧工作者将戏剧作为武器，在舞台上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用台词和表演唤醒民众的家国情怀，铸就了“壮绝神州戏剧兵”的文化丰碑。

彼时的桂林，正处于抗战的关键时期，物资短缺、经费拮据，前来参加剧展的戏剧工作者们更是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他们有的挤在简陋的民居里，有的干脆在剧场后台地铺，一日三餐更是毫无保障，但即便身处如此艰难的环境，每一位戏剧工作者的心中都满怀热血，依旧全身心投入剧目创作与舞台演出中。

而桂林米粉，便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成为剧展期间戏剧工作者们坚实的后盾。作为西南剧展的核心组织者，田汉每日奔波于各个剧场与排练场之间，常常连正经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碗简单的桂林米粉，便是他最常吃的充饥食物，嗦完一碗粉，便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工作中。据参剧演员们的回忆录中所写，田汉不仅自己常以米粉果腹，更记挂着剧团里的青年演员们。他带领新中国剧社的青年演员们排练时，常会自掏腰包，犒劳大家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马肉米粉。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马肉米粉是难得的美味，是青年演员们当时唯一的“奢侈享受”。大家边吃边讨论剧情，米粉摊成为他们交流创作、凝聚力量的“临时会议室”，粉香之间，洋溢着青年志士救亡图存的拳拳之心。

一碗碗米粉，温暖了戏剧工作者的身心，支撑他们在舞台上演绎抗战经典剧目，唤醒民众抗日意识；一声声呐喊，汇聚成抵御外侮的精神洪流，让桂林文化城的抗战之声响彻神州大地。

一碗米粉映照一身文人风骨

在桂林的抗战烽火中，街巷间的粉香不仅萦绕在剧展工作者的身边，更浸润着每一位抗战文化名人的日常生活。

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始终坚守在桂林的教育阵地，为国家培育人才，用教育的力量助力抗战。据地方文史记载，1938年7月，马君武准备离开桂林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彼时汪精卫专程到访，妄图拉拢这位学界泰斗。二人相见后，汪精卫几番言语试探，马君武始终冷眼相对。面对这位意欲叛国的政

客，马君武不愿多费口舌，直接下逐客令：“我还没吃饭咧，要失陪了，先到街口吃碗桂林米粉再说！”一碗桂林米粉彰显了马君武的傲骨。

同样以米粉寄怀的，还有以笔为刀的“红色报人”夏衍。1939年，夏衍促成《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让这份报纸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为民众及时传递抗战消息，凝聚抗战士气。同年，其剧作《一年间》在桂林公演，剧中浓烈的抗战情怀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公演大获成功。恰逢此时各界人士为他庆祝40岁生日，庆贺后众人前往街头马肉米粉摊吃米粉。简朴的街边米粉摊，有喷香的马肉与细滑的米粉，还有志同道合的友人相伴，夏衍与友人边吃边聊，谈创作、论抗战、话未来。这碗米粉，见证了战乱中文人间的真挚情谊，也藏着他们苦中作乐的坚守。

战火中的桂林，米粉不仅见证着文人的相知相伴，更抚慰着异乡游子的心灵，诗人聂绀弩便是如此。1942年，聂绀弩在桂林度过40岁生日，此前他的生活过得起伏跌宕，心情有些低落。生日那天，同为诗人的伍禾相伴在他身边，二人买鱼备料，以一碗桂林米粉煮成一锅“米粉火锅”。这顿简单的寿宴藏着文人独有的逍遥与豁达，也让米粉成为那段艰苦岁月里最珍贵的滋味。

桂林米粉也同样支撑着本土文艺工作者在战火中坚守初心、扛起生活与家国的重担。1937年，桂林本地画家阳太阳从日本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后在广州艺专任教授。当时，他一人薪金要养活六口之家，生活捉襟见肘，他的爱人李农尼租下一间能放下三张小圆桌的铺面卖桂林米粉，用这间小小的米粉摊撑起了家庭的生计。

一碗米粉承载百年文墨情怀

早在抗战之前，桂林米粉就已是街巷间深入人心的经典味道，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流连。艺术大师齐白石曾在1905年游历桂林，在桂林的8个多月时光里，街头的马肉米粉令他难以忘怀。1921年齐白石在《忆桂林往事》中写道：“粉名马肉播天涯，粥号鱼生美且佳；世味饱尝思饮水，几曾经过会仙来。”短短四句诗，既道出了桂林马肉米粉的盛名远播，也藏着自己对桂林风味的深深眷恋。

抗战胜利后，桂林米粉依旧是文人墨客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在桂林度过童年、青年时光的文人，桂林米粉化作了他们剪不断的牵绊，萦绕在笔尖心头。

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童年时光在桂林度过，桂林米粉是他儿时最深刻的味觉印记。即便后来远走他乡，辗转多地，这份独属于桂林的滋味，也始终藏在他的心底，化作了浓浓的乡愁，在他的文字与访谈中被反复提及。他的小说名篇《花桥荣记》，便是以桂林为背景，用生动地道的桂林话，讲述了花桥旁一家米粉店的沧桑故事，将桂林米粉的滋味与桂林的城市变迁、人间百态相融，让读者在文字中品味到桂林米粉的独特韵味。白先勇曾在文章《我的寻根记忆》中深情写道：“我回到桂林，三餐都要出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的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朴素的话语，道尽了桂林米粉在游子心中的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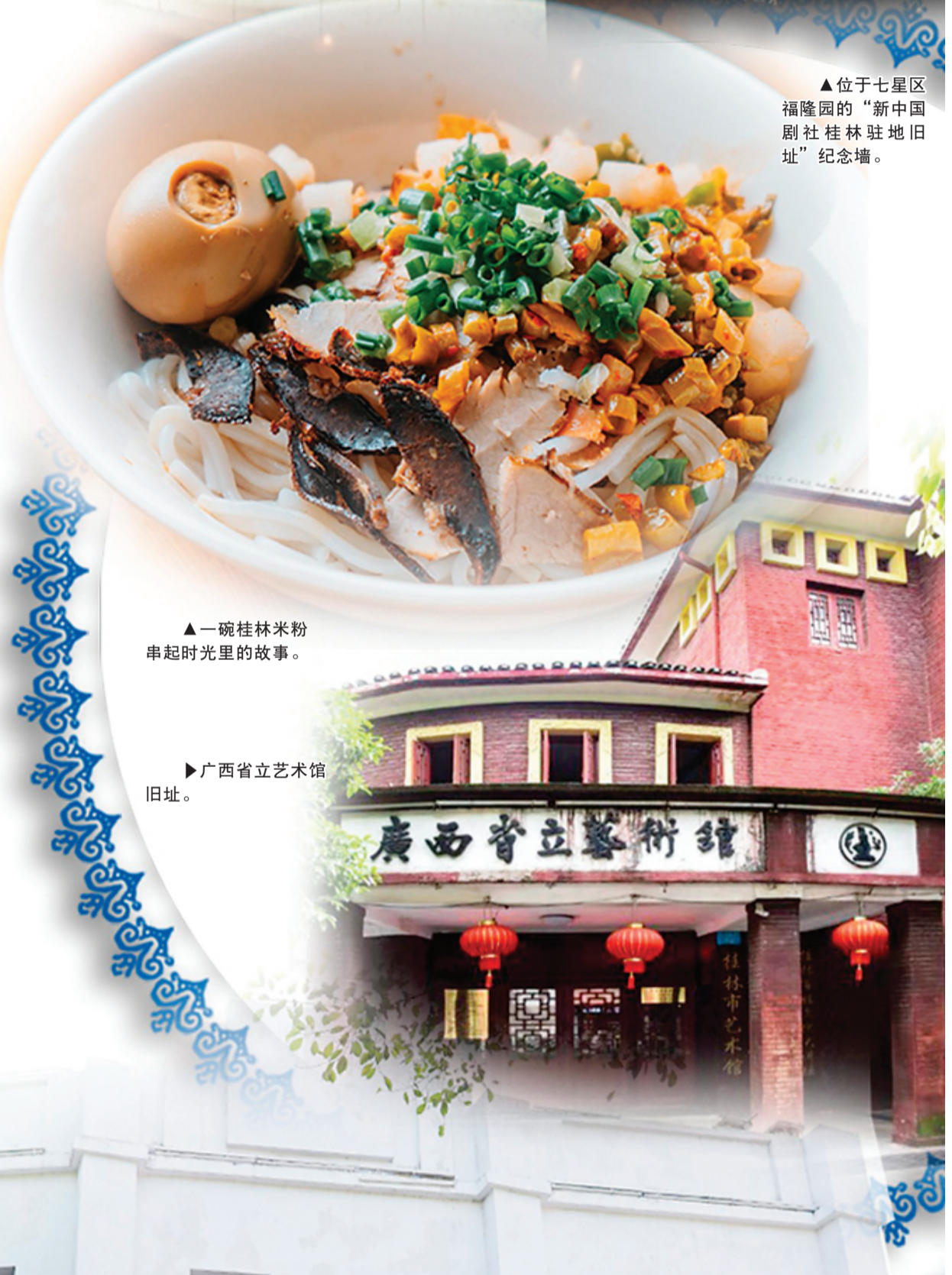
著名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少年时在桂林求学，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其创作，令他笔下的江湖也飘着米粉香。在其小说《广陵剑》中有这样的文字：“葛南威约陈石星榕榕路一家小吃店吃桂林米粉，马肉米粉别有风味……店小二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把鲜美甘香纯正的马肉米粉端上来，让大伙们吃个饱。”他将桂林米粉融入刀光剑影的武侠江湖，让这道美食走出桂林，飘香四方。

从战前文人的题诗寄情，到战时志士的温情慰藉，再到战后游子的乡愁寄托，这碗粉里，藏着文人风骨，记着家国岁月，融着市井温情，在烟火流转间，成为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记忆，也让桂林的文脉，借着一缕粉香，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这里曾是李克农等革命先辈的办公场所。



▲位于七星区福隆园的“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纪念墙。



▲一碗桂林米粉串起时光里的故事。

▶ 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

坊醇祥萬

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